

上海法大馬路昇平里口協昌綢緞局

拒絕日貨專銷國貨

廉價放盤廣告

竊維吾業綢緞紗羅向多國產惟近來外貨充斥每多魚目混珠欺騙顧客本局專門採辦上等絲繭特請杭紹名師織造線春羅紡兼辦各名廠國產綢緞紗羅花樣時新早受惠顧諸君嘉許茲值對日經濟絕交之際爲提倡國貨酬答惠顧諸君起見特舉行放盤各貨取價均極低廉當此炎夏天熱本局備有適用衣料一并減價出售如蒙各界仕女光顧無任歡迎之至

本主人謹啓

此丸無論五淋白濁尿管刺痛服起
之能治三小時服
痛止每服一便
雙料兩元如小
腫爛元如小便
用久不立止
散不立止
濁血丹
清血丹
橫濁丸
立消丸
虛白丸
便一丸
外埠函購費加
一郵票九角五
上海四馬路丹
桂第一台西中
南藥房

廣東李東家濟天福堂製

(分銷處)
五馬路寶善
街英泰號
河南路拋球
場有隆號

本堂家藏妙方選料
秘製與衆不同此丹
性味中和而化毒不
寒不熱症輕者連食
三兩服症重者六七
服無不全愈應驗如
神誠花柳藥中之王
也專治男女老少花
柳白濁凡誤染魚口
便毒疳疔痔漏皮膚
溼熱瘡疥等症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hand is shown holding a glass filled with a beverage and ice cubes. A straw is inserted into the glass. Above the glass, there is a circular logo featuring a stylized cross or 'H' shape. To the right of the glas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汽水' (soft drink) are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large, bold, stylized font. The entire illustration is rendered in a high-contrast, graphic style.

總發行所
(上海華德路八十三號)

○號一十路波甯所行發總○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總店四馬路
分店鐵大橋

門售

印發章程函索即寄

有優待批發章
一介命叮一元三角
半介命叮七角
瓜得介命叮四角

原莫絕所透澆白和用
桶屬辟大費廁壺色以亞
裝足四十介
甲乙丙三種

疫疥癩瘡除穢非此
莫辟大欲謀多而收效
絕費無處逐日噴之
所費無處逐日噴之
透廁壺所於陰溝角牆
澆壺所於陰溝角牆
白色裝入噴筒或乳
和以清水化臭水
用亞林防腐臭水

售出有均房藥大各及店分洲五埠各

夏令必需

手屈一指

上海第一夜園花

格兩日天氣熱得來傢篤花界姊妹兜風汽車、兜到理維花園飯店門口終要請進去、跳跳戲、吃吃大菜、看看滑稽戲、聽聽音樂、傢篤阿曉得、妮裏勢常常有中國外國大人家格少爺奶奶、瓶有小姐頂歡喜乘風涼、吃吃冰淇淋、傢篤大家阿要來軋軋鬧熱、

理維花園飯店露天跳戲場在兆豐花園對過電話羅生七三〇九

糊里糊塗

第三十二號

分二洋售 張 一日今

廣 告 刊 例

不論地位及長
短行均以英
尺方寸計算
每方寸每期
大洋六角另
登整頁均照
地位推算
長期面議
先惠

定價報目

每三日出報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連郵費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角日本同國
外各埠加倍
每月二角報資
先惠

草草生爲（尼庵春色錄）啟事

啓者鄙人在本報所作之「尼庵春色錄」一稿、乃本係小說性質近聞外界對於該稿、頗多誤會、而鄙人雖百口辯論、但仍不能釋若輩之狐疑、不得已祇得將該稿停止刊登、以明真相、並向世昌兄及閱報諸君萬分道歉、

口系
奇古怪

(瑤琴室主)

諸位見了這個題目，一定要說敝室主是一個十八世紀的迷信家，不然怎麼命也有希奇古怪起來呢，現在敝室主也不管諸位說敝室主是迷信家，將牠記了出來再講，因為照敝室主眼光看起來，這個女命的確有些希奇古怪、

敝室主住在法租界西自來火街的時候，街口一爿小煙紙店裏有一個小閉（小閉是男的，小閉是女的）她的芳名叫銀龍、一隻牛頭馬倒還可以派四、必過一隻嘴像景景琳、實在美中不足、一付騷腔、雖韓原之輩、亦恐不及其萬一呢、有一天、她一個人在新世界白相、遇見了一個小白臉、她就大使其騷腔、那小白臉也是個風流人物、見送上門的貨色、豈有不受之理嗎、就上去大搭訕頭、不到一刻鐘、訕頭就此搭成、就一道到某客棧住一夜臨時公館、原來那小白臉名叫阿紅、在某洋行裏做一千三百另九號的（西崽）、他倆在客棧裏窩心了一夜、第二天、就在跑馬廳傍邊四福里某號租了一間後樓、做他們的研究室、他倆卿卿我我、綢繆不到一月、那小白臉得了奇離之症、和她長別了、那間臨時的小家庭、亦就宣告解散、後來這樁事、被她的城隍老曉得了、馬上將她鎖禁在房間裏、不令她出來、一面連忙託人做媒、將她嫁搬走肖生、這個走肖生倒的確是個童子貨、嫁後倒亦很好、但走肖生是一個年纔弱冠的人、如何能經這狂風怒濤呢、所以未到半年、那走肖生亦得了阿紅一樣的病症到陰國去了、唉、走肖生的七頭未滿、她的狐性又發了、和她家對面的印刷所裏的排字員牽絲起來了、她也不管傍人談論、就此再醮、那排字員非常的儉樸、所以亦稍有節蓄、自從和銀龍結了不解緣之後、他所節蓄的錢、都被銀龍揮耗了、因此心中也很為擔憂、後來因時常憂憂悶悶、不到三年、就變成癆病了、這時的銀龍、因為不能填其慾漢、因此尋野食的念頭、就油然的生起來了、終日跑跑遊戲場、吊吊小白臉、借借旅館、開開條竿、一日到夜的荒唐、那排字員因顏面攸關、不和她吵鬧、始終悶在心中、後來她肚中不知被誰放進了一塊肉、待呱呱墮地時候、呀、江北人打話乖乖不得了、原來生出個頭尖牙長、手小足大的怪物、連忙丟在八仙橋湖州坟山裏、後被某西人攜了去、在口口博物院做陳列品了、（此事曾載滬上各大報）那排字員因此亦就嗚呼哀哉、隨走肖生到陰國去遊歷去了、銀龍自他死後、不多幾日、又和她的姊夫牽絲了、她自從和她姊夫牽絲後、始償其願了、何以呢、因她的姊夫是一個體格健雄的偉男子吓、但人非鉄打、豈可終日遊此桃源洞嗎、她的姊夫自和她姘識後、那偉大的身體、日見頹萎了、至去年春季、也就到鬼國去白相去了、唉、紅粉骷髏、真是殺人的利器吓、到了去年夏季、她的故態又發作了、就和她的前夫排字員的表弟口口（姑隱其名、法租界菜市街單間門面之口口柴炭店即此人所開也）發生肉體戀愛了、並且教口口將髮妻離異、諸君你們想她的良心多麼惡吓、不料那肉骨頭敲銅鼓的口口、真會得去聽她的騷語、真把髮妻離開、將她接到店中、她竟然皇而堂之做起老板娘來了、現在敝室主還要給口口一個忠告、口口啊、趕緊回頭、日子久了、當心蹈前人的覆轍吓、

（完）

口我之所謂糊裏糊

(無聊生)

上海英法租界的電車爲啥沒有二等、印度人是印度人、爲啥名之曰阿三、草帽所以避日光也、爲啥上海人歡喜夜間戴草帽、容貌美麗可寫的文字很多呢、爲什麼用那番斯派司、女子截髮稱截髮可也、爲何名之曰髮作黎家妹妹式、明明是一種誨淫的文字、爲啥偏偏謂性交公開呢、本報的內容是正正當當的、却謂之糊裏糊塗、

我的經濟

好像上星期日那天，鄰女士到老朋友情夢樓主家裏去吃飯，共總五碗菜一隻湯，有一碗油汆豬肉，很是可口，我問情夢樓主，這碗小菜怎麼燒法的呢，他說用豬肉把菜刀壓扁了，塗了些已着水的麵漿，加了幾粒鹽，放入油鍋內汆，然後取出，澆了些醋，我說，這肉都是精的，想必代價一定不小，他說不，我一錢都不出，這樣一來使得我十分奇異，一個錢不出，如何能夠得到這種肉呢，想必——我再問他，他說我們都是老朋友，不妨說罷，實在我是向肉店及肉莊上討來的，就是對他們說我們家中有的人生眼胆，請你割一片肉給我，包你可以給你，這樣積少成多，集液成裘，一個小菜場，起碼要有念幾個肉莊，豈不是大有可觀麼，霞萍你想經濟，不妨試試看，

噢，原來是經濟，現在紀錄出來，寄給梁先生，償還他文債的利息吧，（卓霞萍女士）

夢慧報編輯生梅毒

太惡作劇在他面孔上圈了不少的圈圈、那時

昨日薄暮、炎陽初逝、溽暑方退、新浴既罷、乃出自由之車、馳騁於江灣路上、道旁桐樹、綠葉蔽空、路平而曠、沙塵不揚、涼風吹來、胸襟爲之一暢、斯時也、馬路之中、駕車者、三五成羣、或捷馳如飛、或緩行若步、鈴聲丁當、幢幢往來、如過江之鱗、皆作兜風之舉也、余亦竊興勃勃、徘徊其中、樂融融、幾轉輾際、遙見一友、迎面而來、舊雨乍逢、相將下車、佇立道上、共話契闊、叩其行踪、謂方在虹口竹廬印務社訪友、途經此處、作歸家計矣、余一聞竹廬之名、倏念及夢慧之報、問可知其近況否、友曰

鄉下人到上海

(荷翁)

暇、偶涉足於秦樓楚館、要亦俗不傷雅、終非尋花問柳、暮雨朝煙也、况素性謹飭、束身自愛、不致有荒僨行徑、梅毒之說、道路傳聞、恐非真相、君幸勿誣人、苟爲孫君所聞、必當付交其法律顧問、將以反坐之罪起訴、或要求賠償名譽損失、爾將何以應之耶、友相顧愕然、不覺啞然失笑曰、君真纏夾二先生也、吾何嘗妄言孫先生染有梅毒、謂其姓孫名梅鶴耳、君勿擾亂是非、搗亂聽聞、否則以反革命論罪矣、余至斯、方釋然而悟、亦不覺失笑、遂握手言別、歸而記之如此、

阿要氣數

(小駱駝)

我有一個朋友、在滬西聖約翰大學堂裏讀書、那一天是禮拜、我去拜望他、走到五隻角的地方、忽然看見路上一大堆人、好像群蠅附羶一樣、一個個嘴吧笑得像木魚一般、我一想一定又出了什麼笑料的新聞了、敝略駝那肯錯過機會、便連忙擠進人叢去參觀參觀、原來人叢當中一個很時髦的女郎、正對一個少年在那裏大罵棋山門、罵道、你瞎着眼睛麼、來向我胡調、你不看看你自己的照會、你沒有鏡子可以到坑缸罐頭去照照看、我再一看那個少年、打扮得也很漂亮、不過天公

「一定要替他措、鄉下人道『你要拷竹槓麼』」

鄉下人只當一部運貨汽車是一間房間、他一看沒有人、就跳上去要想去把濕衣換去、不料他剛剛跳上、那汽車開了、這一來、把個鄉下人嚇得什麼似的、他想這間房間怎麼會走路的、而且走得這樣快、難道碰着了妖怪不成、他不管死活、跳了下來、無巧不成事他跳下來齊巧跌在路傍的陽溝裏、鄉下人身體結實、不過稍微受一些傷、可是身上又跌得一身泥漿、他想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連忙抬頭一看、忽見一家牆上有「浴室」二個字、他就闖了進去、脫了衣裳、問堂倌要二條毛巾、堂倌只給他一條、說道「這裏淞淞、不比在家裏要用上下二條毛巾的、」鄉下人道、「不要當吾是鄉下人、吾是老上每……」堂倌知他是鄉下人、笑了一笑、又拿一塊毛巾給他、鄉下人淞淞好了浴、堂倌過去替他揩背、他說「不要」恰巧堂倌是很滑稽的、故意一定要替他揩、鄉下人道「你要拷竹槓麼」

糊塗的妻換

（以妹代姊）
（士女易木）

短髮環額、高跟其鞋、容貌娟秀、身條娉婷、一見了我，毫不作怪，也無羞態，落落大方，完全是一個新派人物、左手還拿着時髦的小說，也不和我問答，翻開書便閱、我觀其書名是性靈、及幾冊性靈雜誌、我見她未及我、想被茶房運動好了、因日間車中勞頓、也就安心睡覺了、一交醒來、時已四點光景、見她尚在細細閱中情味、我亦不便驚動她、仍尋我的好夢、天明起身、已在八時、她正酣臥未起呢、我就披衣出門、幹我的公事去了、及至我回寓、已是下午三時、到了房間門口一望、只見房門緊閉、茶房亦不見一個、我恐她尚未起床、不便擾人清夢、也不去推門、就在門縫裏一張、豈知不張猶可、一張就令我更加糊塗了、只見她的牀上、帳門半掩、牀裏頭有赤條條四隻大腿、交叉着工作呢、上半截却也不清楚、雖料不一定是她、然也一定是男女的性交問題、我就就糊裏糊塗的離開了、

李婦之歷史、路過一二、諒琴口女士亦頗明鑒、或亦有所警惕也、

李婦專引誘良家婦女、與浪蕩子作伐、彼則可從中取利、以飽其私囊、聞秀玉之被其引誘者、不知凡幾、今琴口女士又誤蹈覆轍、且尚執迷不悟、余恐其將來必悔之晚矣、如婦之子、浪蕩子、婦之女、淫奔女、與彼等相近、如何能獨清哉、惟琴口女士余素知玉潔冰清、一塵不染、今則偶能幸而毫髮不損、則於名譽上未免已有妨害、語曰、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臨崖勒馬、尚可收轡、故今借本報一輻地位、以忠告女士、祈望女士從速回頭、庶不負青青之一片婆心也可、一土生按 本篇係由鄰生轉來而鄰生與琴口亦有一面之交、本當盡勸誨之責諒琴女士生性頗暗、必可回登彼岸、則不負小青青與鄰人之一片勉勵、而亦可不負本報之一幅義務忠告也、



（生草草）

糊塗醫院的報告

昨夜十三點三十分三秒、有病人七名、來院求診、迫今晨六點六分六秒皆已身死、無一免者、茲將死者之姓名及病之經過報告于下、

- 一、（姓名）金西其（病症）吃冰淇淋一杯、偶一不慎、腹部被冰淇淋燙傷、且傷勢甚重、經本醫生施術無效身死、
- 二、（姓名）無名氏（病症）在電風扇下凍僵、進院時已奄奄一息、（施術）經本醫生用白炭火燒之無效身死（理由）凡凍僵之人、其全身必冷、故用火燒之、使熱即愈、
- 三、（姓名）畢三少爺（病症）被臭蟲咬傷、臭氣入骨、經本醫生用香水精五磅服之無效身死、（理由）以香聞臭、天下之大理、因臭氣過甚、故用香水精服之、
- 四、（姓名）白無常（病症）腹脹病（施術）經本醫生用炸彈二枚食之無效身死（理由）凡腹脹之人、因腹內食物不能消化、故用炸彈二枚炸之、使其腹內之物完全炸毀無遺、
- 五、（姓名）何藍世（病症）絞腸痧（施術）經本醫生將腹內之腸完全取出拉直、無效身死（理由）絞腸痧、因其腸絞絞、腸斷身死、故將腸取出拉直、不使再絞、
- 六、（姓名）蕭蕭（病症）吞鴉片（施術）經本醫生用砒霜二兩服之無效身死（理由）因鴉片乃最毒之物、而砒霜亦毒中之王、故用砒霜服之、其名為以毒攻毒、
- 七、（姓名）徐作業（病症）時疫（施術）經本醫生用臭藥水二介倫服之、無效身死、（理由）時疫由微生蟲侵入而成、因臭藥水有殺蟲滅菌之功、故服之、將腹內之微生蟲等殺盡即愈、

煤國黑勿泥大學畢業醫學博士胡杜重報告

我之倒霉趣事

（生先頭草）

說到趣事、總有些發笑的罷從袋裏摸出一張卡來、地方、我所記的一段事情說照樣兩面印、要幾角錢、製造這趣事的時代、實在長卡、當中有三個大字、有些不大開心、越想越苦、一看就知她的芳名叫陳、而越越越越越越、月貞了、我便厚着臉兒說、先生的引子、待我拿醒木、算不了甚麼事情、等印好、一拍、慢慢地講出來罷、了之後、隨你付些罷、她記得是民國十五年吧、那時我這樣一說、老實不客、的在下、正在一書局、氣、笑也不笑一笑、說、裏、當一個跑街先生、有聲快些、同轉身兒就跑、一天、開着沒事、就在店堂我見她走了之後、忙整一、裏休息休息、正穿好長衫、整衣服、走到寫字樓旁邊、裏、要出去去的當兒、忽然、一看櫃上、有一個手巾、裏、來了個絕色女郎、年紀不小包、我不問誰的物件、過十七八歲、她走進裏面拆開來看、一看不是別、裏、兀不作聲、那時我橫豎物、便是方才印卡片女郎、裏、無事、便走上前去、對她的幾張肖像、我就不管三、裏、微微一笑、輕輕地問道、七念六、把牠放在袋裏、裏、女士到此、有何貴幹、她順便帶了回去、那裏曉得、裏、聽了這兩句話、頓時露出、我那不賢的妻房、一見、裏、極得意的樣子道、先生、此照、還當我有外遇、裏、我想印一百張名片呢、說不管天氣熱不熱、不要命、

的和我大吵特吵、我吵不過、只好一溜烟似的逃了出來、無巧不成書的一句話、是確實不差的、我逃了出來、之後、不願意回到家裏、又不願回到店裏、恐怕那女郎又要還玉照、叫我從那裏去取呢、只好在馬路上踱來踱去、想一個妥當的法子、去抵住不賢婦的無名之火、哈哈、不巧的事情又來了、甚麼呢、原來那女郎走到半路、想起肖照來了、慌忙奔到店裏、向寫字樓上一瞧、見那話兒不見、便問跑房陸君、那陸君也不知道、只好叫學生子領了女郎、到我的家裏、來問我要肖照了、那時我是看見她、可是不敢上前招呼、即往斜裏避一避、隨她走到我的家裏、……我那不賢妻、

見她來要還肖照、又聽到夾壁去了、說我走到外面、就和她定下計策、叫她趕到我家、要還這幾張照片、的可憐那女郎、糊裏糊塗的走上門來、肖照沒有討着、倒反而吃了一頓大罵、我雖立在門外、不敢進去、倒聽得明明白白、沒奈何、硬了頭皮、推門進去、實指望解去誤會、和平了、事、那知不進去倒也罷了、一進去更不得了、起初她們二人吵吵、也快停止了、一看見我進來、好像火上加油、雙口並罵、四手亂點、咳、這真是我晦氣十足、黑雲高照、以致發生出這種事情、後來虧得鄰居長幼、做好歹、把這事情、和平解決、到如今思想起來、怎不令人愧死呢、

勸密司朱

（小青青）

蓬萊之路、有一妹焉、芳名翠口、年十七、貌中姿、髮作黎妹式、固一天真爛漫之好女子也、肄業於某校、品學俱優、師長咸器重之、今年夏、校中暑假、翠女士束裝回里、侍奉慈親、克盡孝道、暇則與弟妹研究學術、其樂融融、鄰里有李婦者、狡婦也、徐娘半老、風騷特甚、涎女美、日與相近、花言巧語、翠口竟墮其彀中、某日、會女母因訪親赴甯、李婦即乘機誘女赴其家晚餐、兩心投合、深夜不歸、由此而纏綿綿綿、日相過從、如是者已半月餘矣、青青不忍見此弱女子淪入狡婦之手、故廣徵日之光陰、詳細探得

本報歡迎

投稿

中國第一靈驗丹方無論
新老各種危險白濁百藥
無效者請服琥珀白濁粉
并無苦味惡味服藥時多
飲溫開水即可將膀胱內
尿管中之膿液淋濁梅毒
瘡毒等洗得干干淨淨均
由大小便中漸漸洩出

●奉農商部
●定可保險除根永不復發
●每料只取藥本
●大洋二角五分

養和堂
總行雲南路一九八號
分行九江路二五〇號

大馬路 四馬路 各藥店
二馬路 五馬路 錢莊均
三馬路 六馬路 有代售

製袁
痛瘋骨痛露

主治
骨節酸痛 四肢痠痛 瘋癲骨痛
肩背腰痛 寒濕凝筋 渾身酸楚
腿膝疼痛 半身不遂 邪風感冒

每瓶大洋六角 務請認明金雞商標

上海楊浦新濟華堂藥房發行

司公品食一唯國中
天 羅 大

應待招子女酌小意隨食麵種各心點西中
到週酬

●角四位每甲指修子女●
角二洋包每淋淇冰包紙牌花荷售經

廿百二千七央中話電 口路南雲路京南

司公片影聯友
品出次五第
俠女

演主 羅林徐崔
美美琴若
俠如芳鈞

演導 陳鏗然
影攝 洪偉烈

紅 蝴 蝶

現已開攝
不日出片

宜便真棧信良改

角二洋小售足張百每

品出號紙順豐慶街湯盆海上

申 曲
新 筱 王
琴 雅 王

珍月趙 珍鳳王

改良申曲男
女合演喜慶
堂會定期不
誤價洋十六
元八住法界
寶昌路恩派
亞影戲院口
居安里一號
門牌如蒙賜
顧無任歡迎

租出車汽

公平汽車公司特備新式
汽車日夜出租電話北四
四九十開設東百老滙路
公平路口第六四一二號

招 登 廣 告

青 年 男 女 的 救 星

年 青 之 救 星

不可不讀的刊物

讀

局書洲五橋浜橫東所行發
館報本處售寄

名 滿

天下 路馬四海上 行發房藥大和太

藥 聖 毒 瘡 腐 皮 毒 病 柳 花

哈 蘭

內服 外服 六 零 六

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
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
治梅毒瘡瘍腐爛及一切皮膚疥
等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每盒二角